

評註
經史百家雜鈔

譚澤闓署



評註經史百家雜鈔卷十五目錄

書牘之屬二

韓愈與孟尚書書	一
韓愈與鄂州柳中丞書	三
韓愈再與鄂州柳中丞書	四
韓愈與崔羣書	六
韓愈答崔立之書	九
韓愈答呂監山人書	一一
韓愈答李翊書	一二
韓愈答劉正夫書	一四
韓愈答尉遲生書	一六

韓愈與馮宿論文書	一六
韓愈答竇秀才書	一七
韓愈與衛中行書	一八
韓愈與孟東野書	二〇
韓愈答劉秀才論史書	二一
韓愈上兵部李侍郎書	二二
柳宗元寄京兆許孟容書	二三
柳宗元與蕭翰林俛書	二八
柳宗元與李翰林建書	三〇
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三二
柳宗元韋珣示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	三五
李翱答獨孤舍人書	三六

李翱答上載言書·····	三七
歐陽修與尹師魯書·····	四一
曾鞏謝杜相公書·····	四三
蘇洵上韓樞密書·····	四五
蘇洵上歐陽內翰書·····	四八
蘇軾答李廌書·····	五二
蘇轍上樞密韓太尉書·····	五三
王安石答韶州張巖丞書·····	五五
王安石答司馬諫議書·····	五六

評註經史百家雜鈔卷十五

書牘之屬二

韓愈與孟尚書書

孟尚書名簡
德州平昌人

愈白。行官

通鑑在路鎮州府皆有牙官有行官牙官供牙前之驅使行官供行役子四方

自前迴過吉州。

時孟簡貶吉州司馬

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

番。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

妄也。潮州時。

元和十四年公謫潮州刺史

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

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

以爲難得。因與往來。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

元和十五年公移袁州刺史

留衣服爲別。乃人之

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

釋家語也有敬田恩田悲田之分

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己立身。自有

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

先殺與大
顧往還情
形至非崇
信其法求
福田利益
也二句又
生出下兩
段并預伏
結東處

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

福不回。愷悌樂易也。回遠也。傳又曰。不爲威惕。不爲利疚。心所喜也。假如釋氏能與人爲禍祟。非守道君子之

所懼也。況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

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大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

行胸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

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楊朱墨翟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

音如九法九疇之法。亂敗也。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爲禽獸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見孟子

楊子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

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見原道坑殺學士。秦始皇二十五年使御史按問諸生得四百六十餘人坑之咸陽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

興且百年。尙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漢惠帝四年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雖

少得。尙皆殘缺。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爲

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初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

方望溪云
上半篇辯
已不信率
佛下牛籍
明己所以
亂佛末祇
用一語總
點前格法
妙絕

方望溪云
前漢將孟
子抑揚處
人至此却
變調變銀
又云又安
得因一權
折自毀其
道也兩句
收轉前意
千里一控

混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尙知宗孔氏，崇仁義，貴主賤窮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袵而言侏離。後漢書而蠻夷語言侏離侏離蠻夷語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漢氏已來，羣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絲絲延延，浸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倡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竊傳，雖滅死，萬世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旁，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音殖張，湜甫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慙懼，死罪死罪，愈再拜。

韓愈與鄂州柳中丞書

柳中丞名公綽，京兆華原人，中書公綽以御史中丞充荆岳兩路觀察使。

如書秋山
處處見石
骨峻嶒之
致此種氣
充沛稼句
峭嶮

淮右殘孽

謂吳元濟元濟父少為淮西節度使少陽死元濟自領軍務繼兵燹掠騷動東畿

尙守巢窟環寇之師殆且十萬瞋目語難自以

爲武人不肯循法度頡頏之意作氣勢竊爵位自尊大者肩相摩地相屬也不聞有一人援

桴鼓

與施鼓同通用爲軍陣之詞

晉衆而前者但日令走馬來求賞給助寇爲聲勢而已閣下書生也元和十年

詔公綽以兵五千授安州刺史李聽討吳元濟公綽口朝廷謂吾書生不知兵耶請自行所之詩書禮樂是習仁義是修法度是束一旦去文就武元和十年

十年中丞以兵五千討吳元濟鼓三軍而進之陳師鞠旅鞠告也陳其師旅而誓告之也親與爲辛苦慷慨感激同食下卒將二

州

鄂州安州

之故以壯士氣斬所乘馬以祭躋音弟死之士公綽所乘馬驪死國人公綽命殺馬以祭雖古名將何以加茲

此由天資忠孝鬱於中而大作於外動皆中於機會以取勝於當世而爲戎臣師豈常習於

威暴之事而樂其鬪戰之危也哉愈誠怯弱不適於用聽於下風竊自增氣誇於中朝稠人

廣衆會集之中所以羞武夫之顏令議者知將國兵而爲人之司命孫子將者人之司命不在彼而在

此也臨敵重慎誠輕出入良用自愛以副見慕之徒之心而果達也爲國立大功也幸甚幸甚

韓愈再與鄂州柳中丞書

此篇多重
句字向紙
上書流著
有氣力與
輕圓活潑
之筆不同

洛汝襄荆
許潁淮江
爲之騷然
長句非贅
正見力量
大

愈熱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頓三州。彰義軍節度使領申光蔡三州之地。蚊蚋蟻蟲之聚。感

兇豎煦濡。莊子魚相煦以濡飲食之惠。提童子之手。元齊父少陽死元濟年二十二坐之堂上。奉以爲帥。出死力以

抗拒明詔。不迎甲哭少師數使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

不被其毒。洛。唐州名屬河南道今河南洛陽縣等地汝。唐州名屬河南道今河南臨汝縣等地襄。唐州名屬山南道今湖北襄陽縣等地荆。唐州名屬山南道今許名屬

河南道今河南潁。唐州名屬河南道今安徽阜陽縣等地淮江。淮水長江爲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勞於圖議。握兵之將。

熊羆貔。音貍似大虎之士。畏懦。音縮足莫肯杖戈爲士卒前行者。獨閣下奮然率先。揚兵

界上。將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間。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穎。凜然有向敵之意。

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闕其口而奪之氣。熱初聞時。方食。不覺棄匕箸起立。

豈以爲閣下真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逐。一旦僥倖之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

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采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輒述鄙誠。眷惠于翰還答。益增忻

悚。夫一衆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時雨。荀子仁人之兵所作者神所遇者化若時雨之降莫不喜悅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閣下

果能充其言。繼之以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可坐而得。況此小

寇。安足置齒牙間。勉而卒之。以俟其至。幸甚。夫遠徵軍士。行者有露旅旅客。離別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息苟且偷安也。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客孤懸。形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委隨也。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募士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開下以爲何如。儻可上聞。行之否。計已與裴中丞時御史中丞裴度視師淮西相見。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及。幸甚。不宣。

韓愈與崔羣書

自足下離洛也都。洛也元宗定爲東京後改稱東京。凡兩度枉問。尋承已達宣州。時崔羣爲宣州刺史宣州治今安徽宣城縣。主人仁賢。同列皆君子。雖抱羈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入而不自得。樂天知命者。固前修之所以禦外物者也。況足下度越此等百千輩。豈以出處近遠。累其靈臺。與羅府同心也。邪。宣州雖稱清涼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於北。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心閒無事。然後外患不入。風

諸人云
忽爾聞以
問筆爲東
筆又云書
中退折最
有味

氣所宜。可以審備。小小者亦當自不至矣。足下之賢。雖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況地至近。官榮祿厚。親愛盡在左右者邪。所以如此云云者。以爲足下賢者。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爲得其所。是以及之。乃相親重之道耳。非所以待足下者也。僕自少至今。從事於仕。還朋友間。一十七年矣。日月不爲不久。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決捨。或其人雖不智。入於善。而於己已厚。雖欲悔之不可。凡諸淺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至於心所仰服。考之言行而無瑕尤。觀之闊奧而不見畛域。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僕愚陋無所知曉。然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蘊同巨細。出入明晦。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而度之。誠知足下出羣拔萃。無謂僕何從而得之也。與足下情義。甯須言而后自明邪。所以言者。懼足下以爲吾所與深者多。不置黑白於胸中耳。既謂能竊知足下。而復懼足下之不我知。亦過也。比亦有人說足下誠盡善盡美。抑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疑者曰。君子當有所好惡。好惡不可不明。如清河者。清河字數

人無賢愚。無不說其善。伏其爲人。以是而疑之耳。僕應之曰。鳳凰芝草。賢愚皆以爲美瑞。青
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譬之食物。至於遐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至於稻也。粱也。膾
也。炙也。豈聞有不嗜者哉。疑者乃解。解不解。於吾崔君無所損益也。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
自省事已來。又見賢者恆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賢者恆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
雖得卑位。則旋而死。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又
不知無乃都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邪。未可知也。人固有薄卿相之官。千乘之位。而甘陋巷
菜羹者。同是人也。猶有好惡如此之異者。況天之與人。當必異其所好惡無疑也。合於天而
乖於人何害。況又時有兼得者邪。崔君崔君。無意無怠。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非公
子四門博士貞元十八年也轉困窮甚。想自放於伊潁並水之上。當亦終得之。近者尤衰憊。左車車牙林也左第
二牙。無故動搖脫去。目視昏花。尋常間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鬢亦
有一莖兩莖白者。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彊早世。如僕者。又可以圖於久長哉。以此忽忽。
思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懷。小兒女滿前。能不顧念。足下何由得歸北來。僕不樂江南。官滿便

終老嵩

山名五嶽之一在河南登封縣北

下。足下可相就。僕不可去矣。珍重自愛。慎飲食。少思慮。惟此之望。愈

再拜。

韓愈答崔立之書

立之字斯立唐進士禮部既登第後吏部試之中其程度然後命之官公貞元八年第進士至是三試禮部不售斯立遠公書比之獻玉者公作此

寄覆之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足下猶復以爲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扳攀同援古昔。辭義高遠。且進且勸。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人者耳。然尙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乎。不然。何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不能默默。聊復自明。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爲人之仕者。皆爲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唯爲人耳。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僕以爲可無學而能。因詣

方望溪云
此段言生
士之可說
下段言其
學宏辭之
可說

夫所謂博
學者一段
復申言博
學宏辭之
其

蓋欲以同
吾之所樂
於人耳應
前以爲人
之仕者皆
爲人耳

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卽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詞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伸。或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私怪其故。然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自取所試讀之。乃類於俳優者之辭。顏慙怩而心不留者數月。既已爲之。則欲有所成就。書所謂恥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疑以爲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詞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荊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進於是選。必知其懷慙。乃不自進而已耳。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於蒙昧之中。僕必知其辱焉。然彼五子者。且使生於今之世。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何如哉。肯與夫斗筭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爲之憂樂哉。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養窮孤。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其他可否。自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爲必堯工人之剖。然後見知於天下。雖兩刖足。韓非子下卽得玉璞獻之楚威王。人曰石也。則其左足。齊王復獻武王。人復曰石。則其右足。至文王卽位。和乃抱其璞哭於郊。王使玉人攻之。果得寶玉。名曰和氏之璧。不爲病。

然仕進者豈肯此而
門哉方
望溪云便
透下兩層
意乃全大
風俗尙
有乃於
古者一段
破立功
若破不可
得以下一
言是欲立

且無使勛音學者再勉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舍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尤非相悉之辭也。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別。足下無爲爲我戚戚也。方今天下風俗尙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尙有被甲執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爲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漢書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吾人後乎山曰不能曰吾一障曰不遠吾一障間山曰度難窮曰能乃使山乘障至月餘旬奴斬山頭而去師古注障謂塞上要險之處列築爲城因邊吏士而爲障蔽以扞寇乘謂登而守之也按山謂狄山

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閒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爲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別也。又所謂勛者果誰哉。再勉之刑。信如何也。士固信於知己。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

韓愈答呂監山人書

愈白。惠書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者。魏有隱士曰侯生信陵君聞其賢從車騎虛左自迎之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不讓信陵君執轡愈恭見國策夫信陵戰國

其來無端
其去無跡
不知起伏
是謂奇氣

沈歸愚云
筆勢如截
奔馬

曾端生云
絕傲兀自
負
張應麟云
一結尤奇
臨不測
學主父云
此篇似此
藏書

公子欲以取士聲勢傾天下而然耳。如僕者，自度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以吾子始
自山出，有朴茂之美意，恐未鰭磨。米指磨後方成熟磨以世事。又自周後文弊，百子爲書，各自
名家，亂聖人之宗。後生習傳，雜而不貫，故設問以觀吾子。其已成熟乎？將以爲友也？其未成
熟乎？將以講去其非而趨是耳。不如六國公子，有市於道者也。方今天下入仕，惟以進士明
經。唐設六科取士以詩賦取者謂之進士以經義取者謂之明經及卿大夫之世。謂藉祖父之餘耳。其人率皆習熟時俗，工於語言，識
形勢，善候人主意，故天下靡靡。相隨順之意日入於衰壞，恐不復振起，務欲進足下趨死，不顧利
害去就之人於朝，以爭救之耳。非謂當今公卿間無足下輩文學知識也，不得以信陵比。然
足下衣破衣，繫麻鞋，率然叩吾門，吾待足下，雖未盡賓主之道，不可謂無意者。足下行天下，
得此於人，蓋寡。乃遂能責不足於我，此景僕所汲汲求者。議雖未中節，其不肯阿曲以事人，
灼灼光明之意，明矣。方將坐足下，三浴而三熏。國語管仲至三沐三沐之桓公親迎之子郊問焉魯魯徐身也一作薰之聽僕之所爲，少安
無躁。

韓愈答李翊書

此公歷敘平生甘苦有得之言筆清天矯每分段落用此字於句中断而奇創於至論知實義氣幾合聖功精粹之旨有竭之氣辭筆絕倫筆凡指古論文絕調方望漢云通篇言之所成而推本仁義故以義根據實者沃光曜焉編鑑張原卿云筆陣奇恣而巧

六月二十六日。愈戶。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況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於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雖然。不可不爲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爲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漸通勝於人而取於人邪。將求漸也至於古之立言者邪。漸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漸也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竦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暉。音鑑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爲。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夏竦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妄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音汨水貌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盛大貌然莫之能禦莫之能禦矣。吾又懼其